



CHONG GAO DE REN

崇高的人

重庆人民出版社

目 次

一面鮮艳的紅旗.....	丁凤山〔1〕
又一面紅旗.....	林 舒〔7〕
共产主义精神在飞翔.....	张亦文〔12〕
生活的激流.....	石 也〔19〕
崇高的人.....	王 維〔26〕
崇高的职务.....	沈世鳴〔29〕
真是好廚師.....	甘 犁〔35〕
好阿姨.....	朱 虹〔41〕
高压綫旁的記功碑.....	子 茵〔45〕
矿工的喜訊.....	中梁山煤矿党委宣传部〔51〕
共产主义的曙光.....	沈世鳴〔57〕
高举紅旗的人.....	朱 虹〔62〕
鋼鐵通訊兵.....	罗 勃〔67〕
雨夜送砧墩.....	李永若〔72〕
青春的力量.....	朱芬芳〔77〕
永不凋謝的青春.....	甘 犁〔81〕
謝家湾紅光滿天.....	乐 林〔86〕

一面鮮艷的紅旗

——鋼鐵英雄馬海清的故事

· 丁鳳山 ·

重慶鋼鐵公司的工人們，日日夜夜，廢寢忘餐地大戰在鋼鐵前沿陣地上。在這場“分秒必爭，斤兩必爭”的緊張激烈戰鬥中，涌現了多少可歌可頌的英雄人物，出現了多少動人心弦的故事。在重鋼，人們都傳誦着、贊美着青年共產黨員馬海清奮不顧身搶救鋼水的英雄事迹。馬海清的名字已象一面鮮艷的紅旗高插在大平爐車間，插在每個煉鋼工人的心上。

“一定要挽救這場事故：不讓漏掉一滴鋼水。”

9月29日深夜，大平爐的出鋼鐘響了。這是高產日出爐的第一爐鋼水，工人們緊張地佇候在爐旁，眼巴巴地期待着凝結着自己心血的鋼水流出來；終于，一股金光閃閃火龍般的鋼水冲破出鋼口奔流直瀉盛鋼桶中。當爐中鋼水還沒有流完三分之一時，突然，出鋼槽發生故障了，用來隔絕鋼渣的腰門眼子被翻騰的鋼水沖動了，金色的鋼花從腰門的四周飛濺出來。“不好了，漏鋼了！”人羣中發出了驚呼。眼看一場大的事故就要發生了！這不僅关系到爐中還沒有流完的八十噸鋼水將要化為烏有，更嚴重的是這麼多鋼水漏進爐后渣子房，會

把爐后鉄路、渣鍋凝結起来，直接影响煉下一爐鋼，这个損失是无法估計的。圍在爐后的人們立刻騷动起来，議論紛紛，但一时又想不出个好办法来。

正在这十分危急、千鈞一发的时候，馬海清飞奔上前，順手搶了根鋼鉗，蹲下身来，使尽了全身的力气，用双脚紧紧踩住、双手紧紧握住鋼鉗，死死將腰門頂住，一千五、六百度高溫的鋼水汹涌澎湃流經出鋼槽，远离出鋼槽一丈多远的人們都感到热气逼人，呼吸急促；而馬海清离出鋼槽只不过兩三尺，犹如站在火海中，人們都为馬海清这一英雄行为惊呆了。腰門眼子經鋼鉗頂住已經不漏鋼了。人們用惊詫与崇敬的眼光望着馬海清。只见他头上脸上的汗象雨一样直淌，眼睛已被汗水模糊，但他連眼睫毛都不眨一眨，更没有放松手。金色的鋼花象驟雨般落在馬海清身上，剎时衣服上直冒青烟。人們都为他耽心，仿佛觉得他已烧灼得受不住了。这时，党总支書記从人叢中迈步上前，对馬海清說：“讓我來替替你吧！”馬海清哪里肯听，他說：“不行，溫度太高，你沒搞过这玩意。不要紧，我支持得住！”党总支書記沒法，轉过身来，順手找了一个籬篋籠在馬海清头上，他想这样也許能帮助他隔一下热，使他有機會喘息一下。誰知，不一会，籬篋竟因溫度太高燃烧起来，馬海清速急用手打掉头上冒着火苗的籬篋，依旧巍然不动，堅守在爐旁。直到一爐鋼水全部流进了盛鋼桶。他才直起身来轻松地吐了口气，这时，馬海清才感到自己手臂和脚裸都烤起了小小的水泡，象針刺般难受。当人們詢問馬海清，在这冒着生命危險搶救鋼水的时刻，他心里想些甚么，他說：“当时我甚么都沒有想，我一心只想着一定要挽救这场事故，不寬

漏掉一滴鋼水！”

一个晴朗的下午，在大平爐車間的值班室里，我終于会见了这位鋼鐵英雄。他是一个身材瘦長而結实、性格朴实而热情的人，他刚冒着熊熊的爐火进料下来，满面尘埃，大顆大顆的汗珠順着額头直往下淌。我不由脫口地說了声：“你們太辛苦了呵！”馬海清謙遜地笑笑：“沒甚么，为鋼而战嘛，大家都一样！”在旁边的車間团总支書記告訴我：“馬海清同志今天做白班，现在下班了，你正好找他談談。”我問馬海清：“是嗎？”誰知他却搖搖頭說：“不！我做中班，现在剛才接班哩！”原来馬海清今天又提前八小时来上班了。

“讓毛主席放心！”

馬海清是大平爐車間先鋒青年爐普通的爐前工。他既不是班長，又不是一助手、二助手，但在爐前冶煉操作中，他却显得特別活跃。哪里工作艰苦，他就出现在那里，哪里工作緊張，他就在那里参加战斗：二助手打不开出鋼口了，馬海清就忙着抬氧气筒来烧出鋼口；一助手来不及吹出火口，他就搶着去清理；平爐需要进鉄水了，还没等班長吩咐，他已飞奔前去化鉄爐联系。

上班，馬海清总是走在头里，下班总是最后一个走。平常工人們吃飯总有一个固定的時間，而馬海清呢，大家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吃飯。他自帶一个飯盒，什么时候工作弄停当了，什么时候吃飯，或早或迟，沒有固定的時間；有时工作緊張，他就往往提着飯盒来上班，又原封不动地提着飯盒回去。一天深夜，一点多鐘了，馬海清刚下班回家洗脚，劳动了一整天，

多需要甜甜地睡上一觉呵！正在这时，他听见广播呼叫班長和护爐师傅前往車間搶修爐門坎，馬海清完全可以不去的，因为广播并没有叫他。但馬海清一心一意为鋼的思想早已將个人的疲劳置諸腦后，他連脚也沒顧得洗完，披上衣服就往外跑，頂着星星和月亮，冒着扑面的寒风，一口气就跑到了車間，精神抖擻地參加塔寨三號爐爐門坎漏鋼的战斗。在輪休日，馬海清即使在家里，心也挂在爐子上。一个假日的早晨，馬海清早起来，突然发现平爐的烟囱不冒烟了，他急得什么似的，連早飯也沒吃就奔向車間。一詢問，才知道平爐临时确定冷修，这时，他一顆忐忑不安的心才放下。

在大放鋼鐵高產“卫星”的战斗中，馬海清更是不分晝夜地守爐餐、伴爐眠，常常一連二十几小时战斗在爐前不下火綫，困了，就在爐旁打个盹，一有任务，就揉揉熬得发了紅的眼睛繼續战斗。近一两个月来，馬海清几乎完全放棄了輪休，索性連家也不回，搬到車間住宿。他半开玩笑地說：“这叫脫家不脫厂”。接着他补充解释道：“家里需要我管的不过是柴米油鹽，这些沒有我，我受人辛苦一点就能自己解决；至于工厂就不同了，我是鋼鐵工人，多一个人，鋼鐵主力战綫上就多一分力量！”有人关切他这样日夜苦战太累了，他大不以为然地說：“累？毛主席还为鋼鐵操劳呢，我們年輕小伙子多吃点苦怕什么？我們早一天完成一〇七〇万吨鋼，讓毛主席他老人家好放心！”

“不吵了，已經吹干淨了！”

一天，在交接班时，二班与三班的班長发生了一场爭執，

二班因急于下班，出火口的眼子沒有清理干淨就交班了，三班班長因此不肯接班。二班班長說：“我們接班時出火口就是這個樣子，你們故意找岔子！”三班則說：“不行，我們不這樣馬虎，一定要重新吹了出火口才准下班！”正在互相堅持不下的時候，馬海清滿頭大汗從爐前跑來向二班班長招呼說：“不吵了，不吵了，已經吹干淨了，現在下班吧！”原來，正當他們在爭吵時，馬海清已不聲不响地就弄干淨了出火眼子。

在班與班、爐與爐之間，馬海清總是這樣積極主動協作和互相支援，把別人的任務當成自己的任務，把別人的困難當成自己的困難。他不僅冒着高溫，在自己的爐子上搶着干重活，而且經常幫助上班操作，主動為下班作準備、創造條件，以及幫助其他平爐進料、補爐、堵爐門坎和塞出鋼口等。

“在困難面前，要挺身而出。”

車間領導從鞍鋼帶回來了“護爐先行，多裝快煉”的先進經驗。要煉好鋼，要高產，必須護好爐子。但在具體分工維護爐子時，旁的工作都好分，分配到維護爐頂這一工作時，班長却遲疑起來了，這是一個十分艱苦的工作，過去都是大家輪流着干，現在要分給一個專人負責，分給誰好呢？班長正感到為難時，馬海清已自告奮勇地要求承擔這一艱巨的任務，他想：“共產黨員在戰場上要沖鋒陷陣，在困難面前，難道還不應挺身而出嗎？”

馬海清無微不至地維護着爐頂，幾乎每煉一爐鋼，他都要爬上那近千度高溫的爐頂上去查看，去吹灰。原先，有些工人吹爐頂時，就站在平台上，用風管由下往上吹，這樣，人就可以

少受些热。但馬海清却嫌这样吹的爐頂不干淨，“鋼是当前祖国和人民最高的利益呵，护好爐子，多煉一爐就多一百多吨鋼！”党总支書記在車間职工大会上关于护爐的講話时刻在他耳边回响。馬海清宁愿自己皮肉吃点苦也要把爐子护好，因此他每次都爬到爐頂上吹灰，爐溫很高，不到一兩分鐘，汗水就把衣衫給湿透了，爐灰四处飞扬，弄得他常常眼泪汪汪的。而馬海清一点不以为苦，相反的每当他弄干淨了爐頂上的积灰，看到爐頂上露出一块块的耐火砖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悅，就象給自己心爱的孩子洗了个澡那样舒畅、高兴。有一次，班長对他說：“这个爐子眼看就要修理了，今天你很累了，就不吹它了吧！”馬海清却說：“不！我們要象爱护眼珠一样爱护爐子，哪怕再煉一小时鋼，也要使它保持清洁。”

馬海清这种吃苦在前、热爱爐子的行为給同班的工人很大的启发。护爐师傅樵俊义为了減輕吹爐頂的劳动强度和縮短吹灰時間，就帮助馬海清在爐頂安了两个风管；共青团員王万福、毛成云等，一见馬海清爬上了爐頂，就急忙也爬上去协助。原来馬海清吹一次爐頂要十分鐘左右，现在只要三、五分鐘就吹好了。

就这样，在巨大的烈火熊熊的煉鋼爐旁，馬海清和同志們一道不仅为国家煉出了成百成千吨鋼，同时也冶炼着自己。馬海清身上的共产主义思想和工人階級的优秀品質正在成長，而且日益閃閃地发出耀眼的光芒！

1958.11.18.

又一面紅旗

——記重鋼小平爐煉鋼班長吳子臣

· 林 舒 ·

快出鋼了。小平爐的冶煉工人們一面操作，不時地抹着汗水。人們望着這爐火、這沸騰的鋼水，知道准是爐好鋼，個個臉上都浮現着一絲笑意。班長吳子臣和戰鬥在爐前的眾英雄一樣，干得高興。但他是這一場戰鬥的指揮員，可不敢有一點鬆懈。於是各處檢查了一下，便呼喚着一助手廖文才和二助手陳繼良說：“現在要抓緊時間，把爐前平台上的渣滓打掃打掃，只要破一降下來，馬上敲鐘出鋼！”

話剛說完，老吳轉身就向調度室走去。誰知，忽然有人提着嗓門在高喊：“爐門坎漏鋼啦！”老吳急忙回頭一看，果然爐門坎的鐵板上面，有一小股鋼水在向外涌。吳子臣一見這突然的事情，一個箭步就搶上了操縱台，使勁的把風壓一拉，爐內的火焰就頓時小了起來。

“甩白云石！”吳子臣拉下了風壓，馬上又抬起手來向空一揮，發出了搶救的命令。

全班的同志象聽到一聲沖鋒的命令一樣，個個上前拿起鐵鉗，把白云石向漏鋼眼子處甩去。誰知道鋼水翻騰得太厲害，漏鋼眼被鋼水沖激得愈來愈大，最後連甩進去的白云石都

被鋼水冲帶出来了。愈来愈多的鋼水溢在平台上。

“不行，赶快用扒子堵！”工長齐昆焦急地发出了新的命令。

鋼水越发流得猛烈了。扒子还是堵不住。鋼水从爐門下的渣桶兩旁流进平台，面积越来越大，逼着煉鋼工步步后退，兩旁快沒站脚的地方了，同志們被熏烤得也有些吃不消。情况是紧急的，再不容許有片刻的考虑，必須立即采取措施堵住它。不然不但一爐鋼要报废，更严重的是鋼水一旦流入下部格子房，就得停产中修，損失就无法估計了。

“为了搶救爐子，被迫出鋼吧！”值班主任罗書宝刚說完这句话，便发出命令：“敲鐘出鋼！”可是更急人的是爐后沒有准备得贏，行車得临时去吊盛鋼桶。至少得花十来分鐘才行。但，从漏眼流出的鋼水可不等待啊！就在这千鈞一发的時候，在不断奔忙、吼叫的人羣中窜出一个人，只見他把手中的鉄鍬一丢，抓起取样瓢，冒着千多度的高溫，一直奔向爐門下面的渣桶前，用取样瓢紧紧堵在漏鋼眼上。鋼水堵住了，可是为抵住鋼水那股向外冲的力量，使得他把全身的劲都用到瓢把上了。爐火的高溫，平台上流淌的鋼水热度，猛烈的袭击着他。汗水不是一滴滴的，而几乎是一股股地向下流着。但他却象一座大理石塑象一样屹立在火紅的平爐前，为鋼，为幸福而斗争的意志，使他忍受着难耐的高溫，坚持着一分一秒……。

“是吳子臣！”大家从火焰中認出了他。这一惊人敏捷、勇敢的行动，把四周的伙伴都看呆了。忽然，后面有人在高喊：“快换他，老吳的衣服要烧燃了。”果然，吳子臣穿着的劳

保服冒起了青烟。要不是汗水長流，也許衣服早就燒燃了。這時，老吳緊咬着牙關，頭不時地在火舌燎繞中左偏右偏，臉像針刺一樣熱辣辣的。可是他不敢稍微有一絲鬆勁。他知道，只要自己微微一鬆，鋼水又會大股大股的往外流，幾十噸鋼就會完蛋；要是再一鑽格子房，那就會造成更大的事故。所以，雖然衣服冒起了烟，吳子臣仍然沒有后退一步。

一助手廖文才怕班長支持不住，要是一暈倒在平台上，兩邊都是鋼水餅，那是不堪設想的。所以急忙拿起鋼鉗，跳到渣桶前，用鋼鉗抵住取樣瓢，助吳子臣一臂之力。這時，吳子臣才稍稍鬆一口氣，他喊着：“快撮混合鎂砂堵！”於是，人們立即撮鎂砂奔上前去。吳子臣望着同志們拼命的上前堵口，更咬緊了牙關，一直在爐前堅持着。

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了。值班主任已催促着行車把盛鋼桶吊來。出鋼鐘又重複地緊敲了幾下，出鋼眼也開穿了，鋼水閃着燦爛的金光嘩嘩地流向兩個盛鋼桶里，危急的情況隨着鋼水的暢流在逐漸的減少，最後，指揮行車開動的笛聲響了。這意味着鋼水已流盡，一場搶救的戰鬥勝利地結束了。

笛聲剛剛響起的時候，老吳的手一鬆，取樣瓢就落在平台上了。他似乎用盡全身的最後一股力量，沒等同志們扶便跳到操縱台椅子上，剛一坐下，頭一偏，便暈了過去。一部分同志這時忙着準備下一爐的戰鬥，一部分同志把他圍了起來，搖着他的臂膀，喊着他、叫着他，可是吳子臣一聲也不響。好一會，才睜開昏花的眼看了看大家，剛想說句什麼，“嘩”的一聲就嘔吐起來了。於是人們急忙跑到保健站去請醫師，有的忙着端水來。

老吳慢慢地有些清醒了。睜眼一看，同志們都在守護着他。吳子臣望了一眼齊昆，第一句話就是：“老齊，這爐鋼成分怎麼樣啊！”

“合格！”工長齊昆剛說完這兩個字，車間主任也趕來了：“老吳，好些了吧，多虧你搶救得快呀！轉去休息一天吧！”

“沒什麼，就會好的。鋼是大家搶救出來的。”還沒等車間主任開腔，老吳又說道：“大家干去吧！我坐在爐前休息一會就行了，這裡還能看看下一爐的操作。”大家都知道老吳的脾氣，勸也是勸不住的，便沒有堅持送他回去。

老吳的確是這樣，十五年來和平爐建立了一種不平常的感情。特別是自從申請入黨以後，更成了車間里有名的“人不離鞍，馬不停蹄”的人了。有回，鋼水噴濺，把他的腳杆燒了個眼，走路都一拐一拐的，又紅又腫。要是從前，怎麼也要請上兩天假，可是現在啊，就連該他輪休那天他都跑到爐邊來了。同志們勸他，要他回去休息，說：“你還上啥班嘛，又該輪休，還是回去休息一下，我們干得了。”

“這我知道，但多一個人總多一分力量吧！”第二天，他的腿實在走不了那麼遠路了，但一大早，仍然扶着棍子走到一助手廖文才的家，囑咐他該注意的事，要他多照顧一下大班的情況。吳子臣就是這樣按照黨的話辦事，把鋼當做自己生活里的第一件大事。這天，漏鋼的事故一開始，老吳就沒停過手。事後他回答人們的詢問說，“鋼水流在平台上，就好象流在自己心上一樣的痛。在握着取樣瓢的時候，思想上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堅持、堅持。”

吳子臣一貫忠誠地對待黨的事業，經受了無數次的考驗，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高产周的前三天——10月14日，光荣地在为钢而战的火线上被接受入党了。

1958.10.23

共产主义精神在飞翔

——記610紡織染厂机械制造厂翻砂工人曾林

• 张亦文 •

他穿着一套蓝布服，咀角边老是挂着微笑，从来不知道疲倦，整天整夜地工作着。他做的和想的，只有一个目的：把一切献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身上的共产主义精神，在成長，在飞翔！……

这是10月末的最后一个鋼鐵高产日。夜涼如水。紡織厂飞散出的輕花，飘向高大的建筑物，远远看去，屋頂好象遮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雪，加浓了冬意。紡織厂旁边，一个煉鋼工地上，小轉爐正在欢乐地歌唱，熊熊的爐火映紅了半边天。煉鋼战士們滿头大汗，有的干脆脫掉上衣，赤膊上阵，这又好象是到了盛夏的季节。

他，曾林，610紡織染厂机械制造厂的翻砂工人，已經連續三十多小时沒有睡觉了。因为長期熬夜，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眼，火一样的紅。现在他正靜靜地坐着喝开水，可是眼皮越来越沉重，似睡非睡的竟睡着了。

曾林猛然一惊，霍地跳起，用他粗大的手揉了揉微腫的眼，“拍”一声打了下自己的头，自言自語地說：“嘿！你就想瞌睡，这一点点困难都不能克服嗎？亏你还是一个共青团員呢！”

然后，他一个箭步，迅速地拿起沉甸甸的鋼鉗，熟練地繼續他“爐前工”的工作。爐火更加旺盛起來，他的精神也愈來愈好。站在曾林旁邊掌握“轉盤”的一個女學工，一看到他那股“打風眼”的勁頭，情不自禁的說開了：“你們看哪！曾師傅只要一接近爐子，就象是深山中的一條猛虎，力大無窮！”

“鏘鏘齊……鏘鏘齊……”的鑼鼓聲，由遠而近地傳進煉鋼戰士們的耳朵。以副廠長肖炳清為首的報喜隊來到了煉鋼工地。

伴隨著歡笑聲和鑼鼓聲，報喜隊的姑娘們把一張鮮紅的喜報貼在爐旁。肖炳清跟同志們熱烈握手，祝賀他們這個小轉爐創造了冶煉時間從二十分鐘縮短為十五分鐘的新紀錄。

工地上頓時洋溢著一片歡騰的氣氛，溫暖的、幸福的感覺在煉鋼戰士們的心里蕩漾開來。煉鋼戰士們記得清清楚楚，就是這個小轉爐，它的日產量已從不久前的三百多公斤……兩千公斤，提高到今天的四千公斤；爐齡達到八十多爐，成為紡織廠第一個“長壽爐”。這是值得自豪的榮譽！榮譽的創造者是同志們，这里面當然也有曾林的一份。……

可不是嗎，全民煉鋼運動剛開始，曾林這個充滿青春活力的小伙子，在黨团支部的領導下，首先舉起鮮艷的紅旗，發出倡議籌建小轉爐，組織青年和老師傅成立煉鋼突擊隊。他每天生產八小時，下了班就東奔西跑，自動到水泵廠學習建爐經驗，找鼓風機、馬達，檢廢鐵，搬白泡石。他伴爐餐，守爐眠……，煉鋼同他的關係，就如魚水那樣不可分離。

曾林是由煉鋼戰士們推選出的煉鋼突擊隊隊長。他珍愛自己的職務，懂得怎樣進行他的工作。每當鼓風機和馬達响

起的时候，他总是不顧一切的搶做最勞累的工作。

有一次，他一個人掌握“轉盤”，通紅的爐火，猶如一條金蛇狂舞，直往上竄，鉄水四濺，迸落到他身上，堅實的勞動保護服竟燃起來了。他把冒煙的上衣一脫，往旁邊一摔，赤着膊，又聚精會神地干起來了。雖然鉄水刺痛着皮肉，但他依然屹立不動，似乎沒有發生這回事一樣。

給煉鋼戰士們印象深刻的時候還多呢！就在这个10月底高產日的前夕，工地需要一批耐火磚，可哪里去找？曾林同兩個突擊隊隊員、女學工梁隆惠和秦大志一商量，馬上決定到河邊去找。

天，黑漆漆的，路又不好走。兩個年輕的姑娘始終跟不上曾林的腳步。曾林這時才想起來：“這兩個姑娘沒走過夜路，而且，讓她們做這樣繁重的工作，真不應該啊！曾林啊，你以後要好好愛護同志呵！”

當他們三人終於從河邊抱回一大堆耐火磚後，姑娘們突然發現曾林不見了。

“嗨！奇怪！曾師傅到哪里去了？”

“上廁所去了！”有的人說。

“他搞了一天一夜，累了，回家去啦！”也有人這樣說。

“不會！可能他又上河邊搬磚去了！”梁隆惠不信，到處找沒找着，就同秦大志跑向河邊。

快攏河邊，隱隱約約的，只見一個黑影在移動着。走近一看，果然是他！曾林一見她們就問：

“誰叫你們來的？”

“你為什麼不叫我們來？”姑娘們反問。

“你們不習慣走夜路，你們害怕嘛！”曾林笑嘻嘻地說。可是，這時候有誰知道，曾林臉色蒼白，額上不斷冒出冷汗，他的老胃病正在發作呢！

“你不怕，我們也不怕！”說着，兩個熱情的姑娘隨即也搬起磚來了。

曾林，就是這樣一個忘掉自己的人。他白天生產，黑夜煉鋼，每個星期天不休息。他從布場調到機械製造廠不到三個月，就獲得了第三季度的先進生產者和全市煉鋼積極分子的稱號。……

高產日的煉鋼戰鬥，一切有節奏地進行着。時間一分一秒的在過去。夜十一時光景，當一爐好鋼倒出的時候，煉鋼戰士們發現這個爐子已不能再用了。有人提出主張：

“爐子不能用了，生鐵也不多了，夜也深了，收爐算了吧，反正我們已經大大超額完成任務啦！”

“不！”曾林斬釘截鐵般的肯定：“生鐵是不多了，但還可以煉一爐鋼。爐子是不能用了，但可以把白天趕建的那個新爐子換上去。大伙兒也早已作好思想準備，今晚要干它一個通宵……。”

煉鋼戰士們紛紛說：

“對！今天是高產日，應當多出鋼！”

“為10月份的最後一個高產日、最後一爐鋼奮戰到底！”

煉鋼戰士們說干就干。不一會，新爐子裡的鐵水開始咆哮起來，最後一爐鋼快要出了。可是，誰也意料不到的技術故障卻發生了。

曾林精神飽滿地拿起鋼鉗，正準備“打風眼”，轉爐突然傾